

第十九回 假招安明山殞命 真斷腸翠翹消劫

詞曰：

道寡稱孤，豈是英雄之正度。細究深圖，招安有何負。死縱無辜，亦滿世辜教，君休怒。一還一報，自是天子故。

右調《點絳脣》

話說王夫人低頭暗想：「朝廷為尊，生靈為重，報私恩為小，負一人為輕，且為賊不順，從逆當誅。」正費躊躇，忽徐海退入後營，夫人吩咐設筵對酌。

道起投降一事，夫人道：「大王所主見何如？」徐海道：「寧為雞口，毋為牛後，祇是不降的好。不降其便有三，一降其害有五。攻城掠地，無人拘束，一便也；金帛女子，唯吾所欲，二便也；勝則長驅直進，不勝則捲甲退守，三便也。降則必受天子誥命，官有官箴，少失守則問罪，一害也；大明重文輕武，降則要受文官驅使，略不遂意則加彈劾，二害也；在化外則其威在我，降則調往他方，其勢在彼，三害也；兵權在手，雖天子亦不得輕，權去則一力士擒之足矣，降則不能復擁重兵，四害也；江南之地，為吾等荼毒殆盡，士民恨不能啖吾肉，官府恨不活嚼吾心，以吾兵強將勇，或望風而逃竄，或資金以買命，降則此輩欲還報於吾，五害也。以五害之凶，揆三便之利，其不宜降也必矣。」

夫人道：「大王所見亦是。但知五害而權宜之，亦未見其不利也。受天子之詔命，而不任其官守，罪將奚問？受大明之官職，不受其驅使，彈劾安加？為天朝之臣子，而不離險要，勢安在彼？名歸順，而身不入廟堂，力士何所施其擒？按兵不動，束甲以待，勢仍在我，彼雖欲還報，其能之乎！以妾言之，降則不惟有三便，而且有五利。況不良非久親之輩，寇盜乃不得已之為，惡何終身戀戀於此？且我與大王祖父，皆世受天子平成之福。今者殘彼疆場，塗彼生民，掠其金帛，掠其子女，天子慍惶，食不下咽；宰臣悲憫，眉不自舒。江南之苦兵，非一日矣。屢屢招撫，皆體上天好生之德，以無事為榮者也。萬一天子振怒，召六師以薄伐，大王能保其必勝乎？若欲圖王定伯，非德、位、時俱可，智、仁、勇足備不能也。德、位、時三者俱在天朝，而智、仁、勇又未全在大王。區區以甲兵之利，遠人之助，而欲圖大事，必不可成者也。又聞，識時務者為俊傑。乘此兵精威盛之日，因其招撫而降之，必將高官終身，共享富貴。此上策也。」徐明山遂決意道：「夫人言之有理。今督府兩次人來，未得降意，我且進兵，料他必又有人來招撫。」次日發兵前進。

且說羅中軍回見督府，道徐明山之言，王夫人之語，獻上明珠、珊瑚。督府道：「他雖不肯歸降，受我禮物，便有通好之意。再得一能事的陳說利害，辯言邪正，方可圖矣。」

忽報徐明山大兵長驅直進，州城俱不能守，忽求援兵救助。督府幕賓利便道：「小生不才，領大人命，憑三寸舌，說徐明山來降，以解蘇州城之困。」督府大喜，令旗牌官四員。伏侍利生去說徐明山。先著遊軍飛馬知會徐明山。明山有心歸降，駐兵以待。利生到營，藍旗手報過，徐明山吩咐請入。利生進營，見其甲兵之盛，將士之雄，中國無其匹，暗暗稱賞。徐明山迎入，禮畢，分賓主坐下。

徐明山道：「久聞先生督府嘉賓，今日光降，必有明示。」利生道：「小生聞大王高風，願求一晤。向因無物為贄，不敢空見。今特以生富貴為贄見大王，不知大王肯叱留否？」徐明山道：「承先生高情意，又擲孤以富貴，孤豈不心悅誠服，以聽先生之教乎？」利生道：「別人送大王之富貴，必令大王進一步；小生送來的富貴，祇要大王退一步。大王肯退，則一生富貴在手矣。」徐明山道：「請問先生退步之方。」利生道：「退無他法，唯歸降而已。歸降則有榮無辱，有貴無賤，富貴不可勝用矣。」徐明山道：「孤亦思及於此，但其間不便甚多，故躊躇未決。」利生道：「願聞大王所以不便處。」徐明山道：「孤挾兵化外以來，道寡稱孤有日。今一旦舉兵降順，位不過總兵，爵不過二品，帳下軍士稱王已久，一朝頓改名色，雖受皇封，未免削色，一不便也；國家重文輕武，蔭襲之家尚不難加以凌辱，況孤乃新降之人，孤立無援，構兵日久，此輩積怨自深，事權一落彼手，能必其不謀孽乎？二不便也；將士相隨，多年化外，狂放已慣，稱降則必削我兵威，分我大眾，調我別任，我等狂夫，安能復受此輩愚弄！三不便也。」利生笑道：「大王過慮，似覺未便。若以小生論之，極便無疑。目今盜寇橫行，天子明詔，能平寇者萬戶侯。今大王肯束甲歸朝而殲盜寇，則封侯立至，稱孤道寡何以異也？國家雖重文，大王非無用之蔭襲。兵權在手，求為交歡而不可得，敢謀孽乎？大王之兵，自歸之大王，散與不散，皆由我，彼惡能愚弄也？大王中心肯降，小生即以大王高論申諸督府，轉達天子，為請三事，然後議降何如？」徐明山大喜道：「誠如先生言，孤願歸降無二念也。」吩咐設筵，款待利生。酒完，托出黃金五百，白銀五千，道：「有勞先生遠教，敬具不腆，略表微意，事成當圖厚報。」利生道：「多謝大王厚意，卻之不恭，謹登尊賜。望大王且按兵莫動，小生回見督府，細陳大王之意，訂三事之約，再來回復大王。」徐明山道：「先生之為某慮，可謂周旋曲備也。」利生道：「以一人之身，係兩軍之重，不得不競業也。」作別。

回見督府，道徐明山之意。督府道：「如此則名為歸順，實則抗衡也。萬一稍不如意，則梟張狼顧之心復發，罪將誰歸？此事似覺未便。」利生道：「時者難得而易失，機者可遇不可求。今徐明山擁十萬之兵，橫行東南，無有對手。若以兵力，未知勝負誰在。幸以三番招撫之勤，王氏於中之說，慨然以歸降許。今因其所約而敗之，彼必以從前招諭亦屬牢籠。約八路之兵，奮三軍之武，以薄我師，誠未見其強弱也。莫若將計就許之以三事，令佐貳官與之定盟，約日發兵迎降，外張鼓樂，內伏大兵，乘其無備而攻之，徐明山可擒也。兵不厭詐，小生之計如此，不知大人之意何如。」督府大喜，道：「先生之計，國家之福也。」乃令通判權宜，遊擊紐合，同利生復往徐明山營中定盟。

徐明山迎入，賓主禮畢。權宜道：「學生奉督府大人命，特來與大王定盟，大王有何高論？」徐明山道：「某以三事，洩利先生轉達督府公，未知肯俯允否？」權宜道：「督府公多多致意大人。此三事極便利無礙，大人歸降，崇隆名號，以為歸順之榜樣，收拾未附之人心，大人雖降，化外猶未平，正欲借大人威武，鎮壓外邦，招撫亡命。大人欲內仕，猶煩章奏抗疏，若祇在外土，為東南之藩屏，此可一力保奏也。」徐明山道：「化外狂夫，不堪與天朝文武趨蹌，得為海外波臣足矣。」

徐明山退入後營，對王夫人道：「始講歸降，吾深覺其不便，今為卿苦勸，行之反覺便於為寇也。」

邦為仇，且可以榮耀宗祖；握兵外境，則兵權在我；實受其爵祿，而不蒙文官之凌辱。外可得志，內亦順情。非夫人之良論，徐海之見終不及此。」夫人道：「此天子之福，國家之幸，大王之威，督府之德，將士之功，妾何力焉。」因舉觴為壽云：「今朝化外波臣，明日天朝輔弼。恭喜大王去逆效順，萬年福祿。」徐亦回祝道：「賢哉夫人，忠君愛國。委婉曲成，令徐海免為萬世之罪人者，夫人之賜也。願與夫人共享富貴。」此日大勞三軍，諭以歸降之意，且云得官榮歸鄉里。各軍歡呼震地，竟無鬥志，俱收拾行囊，作歸家之想。器械衣甲，竟置不理；刁鬥不嚴，隊伍不肅，旌旗不整，巡邏不謹，飲酒自樂，交頭接耳，殊非昔日之軍營矣。徐明山亦以既歸天朝，不必嚴兵肅伍，亦與王夫人寬袍大袖，放心暢飲，略不為備。

細作打聽得這個消息，忙報與督府。督府道：「兩軍對壘，一面虛詞，而遽不設備，此自送死也！」令遊擊張能，領雄兵五千，從東路殺進；參將李進，領雄兵五千，從西路殺進；總兵陰謀，領雄兵五千，暗伏迎降軍中，斬營突入，要取徐明山首級，方為大功；王氏有功朝廷，誤傷者斬不赦。

張、李二將領兵先行，督府下令，大張旗鼓，高扯代天招撫杏黃旗。馬上鼓樂，隊隊鮮明；地下旌旗，人人齊整。先著利生同羅中軍見徐明山，道迎降之意。徐明山大喜，吩咐擺香案迎接。又對王夫人道：「莫非其中有詐，我整兵以防，不然何如？」夫人道：「彼以迎降來，設兵反開疑端。莫若示之誠，令招撫者好安心上奏。」徐明山深然之。乃令軍士大開營門，焚香以待。輕袍寬帶，悉除武備，伺候天朝玉音。又令利生、羅中軍報知督府。督府聞報大喜，催軍前進。徐兵見南兵鼓樂喧天，軍中高扯代天招撫旗號，以報徐明山。

明山同夫人到營前觀望，徐明山著了一驚，對夫人道：「夫人，中計了！此非迎降之兵，乃襲營之計！你看他殺氣激揚，士卒憤怒。」急忙傳令，三軍整備廝殺。軍士聽得迎降，捲甲束戈，何曾打點戰鬥？忽聞此令，慌得有鞍無馬，有兵無甲，忙做一團。徐明山披掛不及，急叫備馬，馬已卸鞍，怎來得及？忙叫抬斧來，斧未抬至，大兵已到。一聲炮響，戰鼓頻催。陰謀一馬當先，舞刀突入，徐明山上馬不及，斧又不在手中，往後就走，奪得官軍一把樸刀，奮威步戰，抵住陰謀。馬步相交，大戰十餘合，被徐明山一刀搥傷陰謀馬腿，翻身落馬。徐明山飛步來取陰謀首級，忽張能殺至，救了陰謀，接著徐明山廝殺，鎗刀並舉，馬步縱橫。徐明山身中數鎗，全無懼怯。紐合一軍又至，並力來攻。徐明山提刀拔步就走，紐合飛馬趕來，徐明山回手一刀削去，正中紐合胸膛，落馬而死。張能趕至，陰謀一馬又到，徐明山手無寸鐵，一手抓著一個軍士頭髮沖鋒迎戰，打出營外，勇不可當。陰謀道：「此賊勇而耐戰，若能一得兵馬，其鋒難敵矣。」即令攢箭手三千，困而射之。箭手得令，三千強弩齊發。徐明山提著兩個人在亂箭中橫衝直撞，猶然不屈。約有一時，身之中箭，幾無完膚，遍身疼痛，漸漸不振。大喊道：「夫人誤我！夫人誤我！」出師未捷身先死，常使英雄淚滿襟，長歎而死，立而不撲。兩三個時辰，諸軍方敢近前，猶聞歎息聲，退走者數十步。見死屍不動，然後知其真死，即報陰謀、張能。二將見此光景，令軍士推之，如石鑿成，如金鑄就，那裏推得倒？

忽翠翹為諸邏擁至，見徐明山立死不撲，翠翹泣道：「彼英雄士也，以妾言苦勸，歸降不得，其死怨氣不散，故雖死猶然骨立，待妾親拜慰之。」對死屍拜祝道：「明山大王，妾實誤你！然終不敢獨生，以辜大王厚德！」言畢，放聲大哭。徐明山立的屍首，把眼一睜，淚如雨落，屍亦隨撲。翠翹以頭觸地求死，軍士急救之，得免。

是後也，賊兵被殲五萬，甲士之偕亡者十萬，而寇之聲勢煞矣。歸而獻凱督府，督府因召翠翹，吩咐道：「是功實成於爾，爾有甚說？」翠翹道：「徐海亦英傑士，以信撫爺之過，乃致敗亡。幸憐此點肫誠，以一杯浮土，掩其骸骨，妾願足矣。」言訖，咽哽不能語。督府亦側然，令收徐海屍葬。吩咐設大饗於轅門賀功，諸將士俱有犒勞。

酒半酣，督府道：「吾聞王翠翹能胡琴，善新聲，今日賀功，當令之行歌侑酒，以助筵中之樂。」諸大參皆曰善。乃召翠翹，翹不敢不從，含淚提琴，撫今思昔，乃所作《薄命怨》，心戚於中，聲形干外。愀愀唧唧，咽咽嗚嗚，一人向隅，滿堂人皆為不樂。停杯以聽，有賦為證。賦曰：

徘徊顧慕，擁鬱仰按。
盤桓毓養，從容秘翫。
闖爾奮逸，風駭雲亂。
牢落凌厲，布獲半散。
豐融披離，斐韡負爛。
間聲錯糅，狀若詭赴。
雙美並進，駢馳翼驅。
初若時乖，後卒同趨。
曲而不屈，直而不倨。
相凌不亂，相離不殊。
劫犄慷慨，怨妒躊躇。
飄遙輕邁，留連扶疏。
參譚繁促，復疊攢反。
縱橫絡繹，奔遁相遇。
拊吹累贊，間不容息。
環艷奇偉，殫不可識。
閑舒都雅，洪纖有宜。
清和條袒，案衍陸離。
溫柔怡懌，婉順委蛇。
乘險投會，邀隙趨危。
鸚鳴清池，鴻翔會崖。
紛若斐尾，慊縕離纒。
微風靡靡，餘音猗猗。

督府正襟靜聽，候彈完，問翠翹道：「此是何曲，令人聞之淒慘如此？」翠翹道：「此犯婦幼時所作《薄命怨》。今事到其間，果應此詞。撫今追昔，不覺興念及此，情愈不堪耳。」督府道：「眼底興亡，其不可逆料者，大約如此。然以子才色，豈無問奇之人，而必戀戀於亡賊乎？」翠翹低頭不語，微微流淚。時督府酒酣心動，降階以手拭翹淚道：「卿無自傷，我將與偕老。」因以酒戲彈之道：「此雨露恩也，卿獨不為我一色笑乎？」翠翹凝眸熟視，移時道：「亡命犯婦，怎敢奉侍上臺。」但見兩行清淚，生既去之波；一轉秋波，奪騷人之魄。督府益心屬之，乃以酒強翠翹飲，翠翹低頭受之。體雖未親，但嫩蕊嬌音，已沁入督府肺肝矣。諸參佐俱起為壽。督府攜翠翹手受飲，殊失官度。夜深，席大亂，翠翹知道禍必及己，辭之不得脫身，直至五更乃散。

次日天明，督府以問門官，門官悉陳其顛末。督府暗悔道：「昨夜之事，豈是我大臣所為。若收此婦，又礙官箴；欲縱此婦，又失我信，不如殺之，以滅其跡。」又轉思道：「三次招撫，誰人不知？因彼平寇，士民皆識，功高而見殺，何以服天下萬世之人心？留之不可，殺之不忍，如之何則可？」點頭道：「得之矣。將彼賞了一軍人，既滅其跡，又不殺其身，人豈議我乎？」出堂召翠翹道：「爾有滅寇之功，免爾之死。今將汝配一永順軍長，可隨他終身。」翠翹泣道：「翠翹命薄，失配徐海。以國家事大，誘而殺之。不赦則請死，得賜不殺，願求老爺開恩放雪衣，令翠翹黃冠歸故里，以遂歸順之初意。若配軍長，非妾願也。」督府道：「念爾之功，恕爾不殺，以配軍長，何負於汝？須知勝如為賊人婦。」乃召所調永順酋長，問其無妻者，以翹賜之，即令回軍永昌。軍酋長遂攜翹同去。翠翹不得已，含涕從之，登舟長發。

諸軍為酋長作宴慶賀。舟泊錢塘江，但見此江：

巴東之峽，夏後疏鑿。絕岸萬丈，壁立巖駁。虎牙嶸豎以屹峯，荊門闕竦而磬礪。圓淵九迴以懸騰，溢流雷響而電激。駭流暴灑，驚波飛薄。迅復增澆，涌湍疊躍。砢巖鼓作，崩洩泉瀾。瀑瀉澆瀨，潰瀆洩瀾。湍湟忽決，瀛瀾瀾瀾。漩濃滌滌，濃濃瀆瀆。濃洩瀆瀆，龍鱗結絡。碧沙瀆瀆而往來，巨石碑礪以前卻。潛演之所汨渥，奔波之所礪錯。崖隙為之泐嵒，碕嶺為之品愕。幽澗積阻，礪礪若確。若乃曾潭之府，靈湖之淵。澄澹汪洸，瀆混困法。泓沍澗滌，涪鄰淵滌。混瀚灑灑，流映揚。溟漭渺沔，汗汗汨汨。察之無象，尋之無比。氣滄淳以霧杳，時郁律其如煙。類胚渾之未凝，象太極之構天。長波浹滌，峻湍崔嵬。盤渦谷轉，凌濤山頽。陽侯破礪以岸起，洪瀾洩瀾而雲迴。近淪滾滾，乍滉乍堆。礪如地裂，豁若天開。觸曲崖以縈繞，駭崩浪而相礪。鼓唇窟以崩渤，乃溢湧而駕隈。

眾軍喫了喜酒，大家各回船去睡了。那酋長道：「娘子睡了吧，還再喫杯酒？」翠翹道：「且坐一坐。」那酋長見他歡無半點，愁有千端，也不敢相強。翠翹決意自盡。恐人救起不雅，故遲遲捱至三更。忽見冰山一座，自海門涌將上來，轟雷怒震，可聞數百里。翠翹問酋長道：「此是何聲？」酋長道：「這叫潮信。」翠翹因潮信二字，頓悟道：「如此，這是錢塘江了。」那酋長連連答應道：「正是，此就是錢塘江。」翠翹點頭道：「我王翠翹該在這裏結束了。劉淡仙十五年之約，其在此矣。」乃問酋長道：「軍中可有筆硯？」酋長道：「有，娘子要寫字麼？」就取筆硯遞與翠翹。翠翹題云。詩曰：

十五年前有約，今朝方到錢塘。

百世光陰火燦，一生身事黃梁。

潮信催人去也，等閑了卻斷腸。

題畢，大呼道：「明山遇我甚厚，我以國事誤殺之。殺一酋而屬一酋，有何面目立於天地之間？我今不惜一死，以謝明山也。」飛身躍入江中。酋長急救之不得，眾兵俱驚起。時潮頭正長，立腳不住，怎能打撈救人？渾至天明，祇得拿了那辭世詩來見督府。督府頓足稱冤，深自愧恨，然事亦無及矣。吩咐地方打撈屍首，收葬不題。

且說覺緣自臨淄別了翠翹，回來雲遊越地，訪著了三合道姑，學他修煉之法。因記得翠翹託他問終身之事，遂乘間問道：「王翠翹與弟子有情，弟子深憐之，不知以何因緣，墮此惡趣。」三合子道：「大凡人生世間，福必德修，苦因情受。翠翹有才有色，祇為情多，遂成苦境。是以金屋之地不敢久留，斷腸之天往往促駕。故翠翹煙花債苦受兩番，青衣罪深經一案，刀兵內伴虎狼之魔君，波浪中作魚龍之寢食，方能消此劫數也。」覺緣聽了大驚道：「若如此說，則王夫人終身已矣哉？」三合子道：「爾且勿慌，幸喜他初為情迷，雅持貞念，並不犯淫。後遭苦難，純是孝心，了無他願。今又不念狎昵小恩，而重朝廷大義，尚能勸逆歸順，免東南百萬生靈之荼毒，則功德大而宿孽可消，新緣得結矣。爾既與彼有情，可俟其錢塘消劫時，棹一葦作寶筏，渡之續其前盟，亦福田中一種也。」覺緣聞言方大喜，道：「弟子謹受教矣，但不知向何處續此情緣？」三合道姑道：「你不必尋他，他自來尋你。」

自此之後，覺緣遂在錢塘岸上造了一個雲水庵兒住下。又買了一隻小小魚船，又將素絲結成一張細網，又僱了兩個有力量識水性的漁人，自督他日夜駕了在錢塘江上往來伺候。也是劫數當消，姻緣該續，這夜翠翹跳入江中，恰恰跳在覺緣絲網之內。兩個漁人是有人救人的，一見有人跳入網中，即忙忙拽起，那漁船早隨著波浪流去數里。覺緣因解開絲網，扶出翠翹，替他換了水濕的衣服。翠翹臥在艙中，尚昏迷不醒。昏迷中，恍然看見向日的劉淡仙遠遠的看著他，不言語，翠翹認得，因叫道：「劉家姐姐，你前日說斷腸教主招我入會，今日腸已斷盡矣，何不快快引我去，卻遠遠立著為何？」劉淡仙歎息道：「妾在此候姐姐久矣。不知姐姐因賣身保全父母，孝德動天；勸順救拔生靈，忠心貫日。且從前苦已歷盡，矧今日劫又消完，目此福祿生身，情緣如意。斷腸會昨已除名，斷腸詩今當奉璧。徒使妾空盼數年，不敢相近，為之奈何。」因將舊題的十首斷腸詩遞與翠翹。翠翹接著，因說道：「妾不幸被督府配與軍人，故投身入江以謝明山，有甚福祿，有甚情緣？」

正說未完，忽耳畔有人低低喚：「濯泉，快些甦醒。」忽睜眼一看，見覺緣坐在旁邊，明燭呼喚。因定一定神道：「妾已投江死矣，為何又與道兄相會？莫非是冥途做夢？」覺緣見翠翹醒轉，滿心歡喜，因說道：「濯泉妹，休要猜疑，你投江是我救了。」翠翹聽得分明，方坐起身來道：「我投江祇是一時烈性，師兄如何得知，卻在此救我？」覺緣道：「祇因妹子前在營中，託我問三合道姑終身。他說你前劫已消，後緣將續，故著我在此停舟救你。不知今日果應其言，料你後日必享情緣之福矣。」翠翹聽了，方喜道：

「這等說起來，師兄竟是我重生父母了。但祇是這一葉小舟如何能藏身，恐督府探知，又起禍端。」覺緣道：「妹子勿懼，我已預造一雲水庵在江岸上，為賢妹藏身地矣。賢妹可安心住下，以待情緣來續。」翠翹道：「得苟全性命，為孤雲野鶴足矣，安敢復望情緣。」覺緣道：「三合道姑前言既已知響，後言豈有不驗！」因吩咐兩個漁人乘夜將小舟搖至庵前，悄悄將翠翹扶了入庵隱藏，不使一人知道。正是：

心似開籠雀，身如再發花。

不知果有情緣來續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](#) [金雲翹傳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